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朝野僉載 第一卷

貞觀年中，定州鼓城縣人魏全，家富，母忽失明。問卜者王子貞，子貞為卜之，曰：「明年有人從東來，青衣者，三月一日來，療必愈。」至時，候見一人著青紬襦，遂邀為設飲食。其人曰：「僕不解醫，但解作犁耳，為主人作之。」持斧繞舍求犁轆，見桑曲枝臨井上，遂斲下。其母兩眼煥然見物。此曲桑蓋井之所致也。

周郎中裴珪妾趙氏，有美色，曾就張瓌藏卜年命。瓌藏曰：「夫人目長而漫視。准相書：『豬視者淫。婦人目有四白，五夫守宅。』夫人終以廢，宜慎之。」趙笑而去。後果與合宮尉盧崇道姦，沒入掖庭。

杜景佺，信都人也。本名元方，垂拱中，更為景佺。剛直嚴正，進士擢第，後為鸞臺侍郎、平章事。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，景佺庭諍其公清正直。則天怒，以為面欺，左授濠州刺史。初任濠州，會善筮者於路，言其當重入相，得三品，而不著紫袍。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終。

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、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微遠卜。轉式訖，謂禮曰：「公大親近，位至方伯。」謂忠曰：「公得京官，今年祿盡，宜致仕可也。」二人皆應舉，懷禮授左補闕，後至和、復二州刺史。行忠授城門郎，至秋而卒。

開元二年，梁州道士梁虛州，以九宮推算張鸞云：「五鬼加年，天罡臨命，一生之大厄。以《周》筮之，遇《觀》之《渙》，主驚恐；後風行水上，事即散。」安國觀道士李若虛，不告姓名，暗使推之。云：「此人今年身在天牢，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。不然病當死，無救法。」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，敕令處盡。而刑部尚書李日知，左丞張廷圭、崔玄升，侍郎程行謀咸請之，乃免死，配流嶺南。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。

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瘋，惟鼻根未倒。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，或言肉可治瘋，遂取一截蛇肉食之。三五日後漸可，百日平復。又商州有人患大瘋，家人惡之，山中為起茅舍。有烏蛇墜酒罌中，病人不知，飲酒漸差。罌底見蛇骨，方知其由也。

則天時，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。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，見一鬼撮允元頭，二鬼持棒隨其後，直入景運門。醫白公主，公主奏之。上令給使覘問，在閣無事。食訖還房，午後如廁。長參典怪其久私，往候之，允元踣面於廁上，目直視，不語，口中涎落。給使奏之，上問醫曰：「此可得幾時？」對曰：「緩者三日，急者一日。」上與錦被覆之，並牀舁送宅，止夜半而卒。上自為詩以悼之。

久視年中，襄州人楊元亮，年二□餘，於虔州汶山觀傭力。晝夢見天尊云：「我堂舍破壞，汝為我修造，遣汝能醫一切病。」寤而悅之，試療無不癒者。贛縣里正背有腫，大如拳，亮以刀割之，數日平復。療病日獲□千，造天尊堂成，療病漸無效。

如意年中，洛州人趙玄景病卒，五日而蘇。云見一僧，與一木長尺餘，教曰：「人有病者，汝以此木拄之即愈。」玄景得見機上尺，乃是僧所與者，試將療病，拄之立差，門庭每日數百人。御史馬知己以其聚眾，追之禁左臺，病者滿於臺門。則天聞之，追入內，宮人病，拄之即愈，放出任救病百姓。數月以後，得錢七百餘貫。後漸無驗，遂絕。

洛州有士人患應語病，語即喉中應之。以問善醫張文仲，經夜思之，乃得一法。即取《本草》令讀之，皆應；至其所畏者，即不言。仲乃錄，取藥，合和為丸，服之應時而愈。一云問醫蘇澄云。

郝公景於泰山採藥，經市過。有見鬼者，怪群鬼見公景皆走避之。遂取藥和為「殺鬼丸」，有病患者服之差。

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，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，遂痊平。及亡後□餘年改葬，視其脛骨折處，有銅末束之。

嶺南風俗，多為毒藥。令奴食冶葛死，埋之土中。輩生正當腹上，食之立死；手足額上生者，當日死；旁自外者，數日死；漸遠者，或一月，或兩月；全遠者，一年、二年、三年亦即死。惟陳懷卿家藥能解之。或以塗馬鞭頭控上，拂著手即毒，試著口即死。

趙延禧云，遭惡蛇虺所螫處，貼之艾炷，當上灸之立差，不然即死。凡蛇齧，即當齧處灸之，引去毒氣即止。

冶葛食之立死。有冶葛處即有白藤花，能解冶葛毒。鳩鳥食水之處即有犀牛，不濯角。其水物食之必死，為鳩食蛇之故。

醫書言，虎中藥箭食清泥；野豬中藥箭脛齊芎而食；雉被鷹傷，以地黃葉帖之。又，礬石可以害鼠，張鸞曾試之。鼠中毒如醉，亦不識人，猶知取泥汁飲之，須臾平復。鳥獸蟲物猶知解毒，何況人乎！被蠶齧者，以甲蟲末傅之；被馬咬者，以燒鞭鞘灰塗之。蓋取其相服也。蜘蛛齧者，雄黃末傅之。筋斷須續者，取旋複根絞取汁，以筋相對，以汁塗而封之，即相續如故。蜀兒奴逃走多刻筋，以此續之，百不失一。

永徽中有崔爽者，每食生魚三斗乃足。於後饑，作鱠未成，爽忍饑不禁，遂吐一物，狀如蝦蟆。自此之後，不復能食鱠矣。

國子司業、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，腹中蟲蝕極痛，不可忍。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，須臾而卒。

後魏孝文帝定四姓，隴西季氏大姓，恐不入，星夜乘鳴駝，倍程至洛。時四姓已定訖，故至今謂之「駝李」焉。

張文成曰：「乾封以前選人，每年不越數千；垂拱以後，每歲常至五萬。」人不加眾，選人益繁者，蓋有由矣。嘗試論之，祇如明經、進士、□周、三衛、勳散、雜色、國官、直司，妙簡實材，堪人流者□分不過一二。選司考練，總是假手冒名，勢家囑請。手不把筆，即送東司；眼不識文，被舉南館。正員不足，權補試、攝、檢校之官。賄貨縱橫，贓污狼藉。流外行署，錢多即留，或帖司助曹，或員外行案。更有挽郎、輦腳、營田、當屯，無尺寸工夫，並優與處分，皆不事學問，惟求財賄。是以選人冗冗，甚於羊群；吏部喧喧，多於蟻聚。若銓實用，百無一人。積薪化薪，所從來遠矣！

鄭愷為吏部侍郎，掌選，贓污狼藉。引銓，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，愷問其故，答曰：「當今之選，非錢不行。」愷默而不言。時崔湜亦為吏部侍郎掌選，有銓人引過，分疏云：「某能翹關負米。」湜曰：「君壯，何不兵部選？」答曰：「外邊人皆云：『崔侍郎下，有氣力者即存。』」

景龍中，斜封得官者二百人，從屠販而踐高位。景雲踐祚，尚書宋璟、御史大夫畢構奏停斜封人官。璟、構出後，見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賄賂，奏云：「見孝和怒曰：『我與人官，何因奪卻！』」於是斜封皆復舊職。

偽周革命之際，□道使人天下選殘明經、進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，皆被搜揚，不曾試練，並與美職。塵黷士人之品，誘悅愚夫之心，庸才者得官以為榮，有才者得官以為辱。昔趙王倫之篡也，天下孝廉、秀才、茂異，並不簡試，雷同與官，市道屠沽、亡命不軌，皆封侯略盡。太府之銅不供鑄印，至有白版侯者。朝會之服，貂者大半，故謠云：「貂不足，狗尾續。」小人多幸，君子恥之。無道之朝，一何連類也，惜哉！

天后中，契丹李盡忠、孫萬榮之破營府也，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。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，乃令守囚霽等給之曰：「家口饑寒，不能存活。求待國家兵到，吾等即降。」其囚日別與一頓粥，引出安慰曰：「吾此無飲食養汝，又不忍殺汝，總放歸若何？」眾皆拜伏乞命，乃給放去。至幽州，具說饑凍逗留。兵士聞之，爭欲先入。至黃獐峪，賊又令老者投官軍，送遺老牛瘦馬於道側。仁節等三軍棄步卒，將馬先爭入。賊設伏橫截，軍將被索縲之，生擒節等，死者填山谷，罕有一遺。

景龍四年，洛州凌空觀失火，萬物並盡，惟有一真人巋然獨存，乃泥塑為之。後改為聖真觀。

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，隋曰「唐興村門首」。文皇帝移長安城，將作大匠高穎常坐此樹下檢校。後栽樹行不正，欲去之，帝曰：「高穎坐此樹下，不須殺之。」至今先天，百三□年，其樹尚在，柯葉森竦，株根盤礴，與諸樹不同。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，今唐家居焉。

永徽年以後，人唱《桑條歌》云：「桑條（上艸下巾），女韋也樂。」至神龍年中，逆韋應之。諂佞者鄭愷作《桑條樂詞》□餘首進之，逆韋大喜，擢之為吏部侍郎，賞縑百匹。

龍朔以來，人唱歌名《突厥鹽》。後周聖歷年中，差閻知微和匈奴，授三品春官尚書，送武延秀娶默啜女，送金銀器物、錦彩衣裳以為禮聘，不可勝紀。突厥翻動，漢使並沒，立知微為可汗，乃《突厥鹽》之應。

調露中，大帝欲封中嶽，屬突厥叛而止。後又欲封，吐蕃入寇，遂停。至永淳年，又駕幸嵩岳，謠曰：「嵩山凡幾層，不畏登不得，只畏不得登。三度徵兵馬，傍道打騰騰。」岳下遭疾，不癒，回至宮而崩。

永淳之後，天下皆唱「楊柳，楊柳，漫頭駝」。後徐敬業犯事，出柳州司馬，遂作偽敕，自授揚州司馬，殺長史陳敬之，據江、淮反。使李孝逸討之，斬業首，驛馬駝入洛。「楊柳，楊柳，漫頭駝」，此其應也。

周如意年中以來，始唱《黃獐歌》，其詞曰：「黃獐，黃獐，草裡藏，彎弓射你傷。」俄而契丹反叛，殺都督趙文翽，營府陷沒。差總管曹仁師、張玄遇、麻仁節、王孝傑，前後百萬眾，被賊敗於黃獐谷，諸軍並沒，罔有子遺。《黃獐》之歌，斯為驗矣。

周垂拱已來，《苾拿兒歌》詞皆是邪曲。後張易之小名苾拿。

景龍年，安樂公主於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，用錢數百萬。童謠曰：「可憐安樂寺，了了樹頭懸。」後誅逆韋，並殺安樂，斬首懸於竿上，改為悖逆庶人。

神龍以後，謠曰：「山南烏鵲窠，山北金駱駝。鎌柯不鑿孔，斧子不施柯。」此突厥強盛，百姓不得斲桑養蠶、種禾刈穀之應也。

景龍中，謠曰：「可憐聖善寺，身著綠毛衣。牽來河裡飲，踏殺鯉魚兒。」至景雲中，譙王從均州入都作亂，敗走，投洛川而死。

景雲中，謠曰：「一條麻線挽天樞，絕去也。」神武即位，敕令推倒天樞，收銅並入尚方。此其應兆。

景龍中，謠曰：「黃柏犢子挽蚓斷，兩腳踏地鞋<sub>斷</sub>。」六月，平王誅逆韋。挽蚓斷者，韋欲作亂；鞋<sub>斷</sub>者，事不成；阿韋是「黃犢」之後也。

明堂主簿駱賓王《帝京篇》曰：「倏忽搏風生羽翼，須臾失浪委泥沙。」賓王後與敬業興兵揚州，大敗，投江而死，此其讖也。

麟德已來，百姓飲酒唱歌，曲終而不盡者號為「族鹽」。後閻知微從突闕領賊破趙、定。後知微來，則天大怒，磔於西市。命百官射之，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，射三發，皆不中，其怯懦也如此。知微身上箭如猥毛，剝其骨肉，夷其九族，疏親及不相識者皆斬之。小兒年七八歲，驅抱向西市，百姓哀之，擲餅果與者，相爭奪以為戲笑。監刑御史不忍害，奏捨之。其「族鹽」之言，於斯應也。

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，天下慕之，其帽為「趙公渾脫」。後坐事長流嶺南，「渾脫」之言，於是效焉。

魏王為巾子向前踏，天下欣欣慕之，名為「魏王踏」。後坐死。至孝和時，陸頌亦為巾子同此樣，時人又名為「陸頌踏」。未一年而陸頌殞。

永徽後，天下唱《武媚娘歌》，後立武氏為皇后。大帝崩，則天臨朝，改號大周。二□餘年，武后強盛，武三王梁、魏、定等

並開府，自餘郡王□餘人，幾遷鼎矣。

咸亨以後，人皆云：「莫浪語，阿婆嗔，三叔聞時笑殺人。」後果則天即位，至孝和嗣之。阿婆者，則天也；三叔者，孝和為第三也。

魏僕射子名叔麟，識者曰：「『叔麟』，反語『身戮』也。」後果被羅織而誅。

梁王武三思，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。識者言：「德靖，『鼎賊』也。」果有窺鼎之志，被鄭克等斬之。

天后時，謠言曰：「張公吃酒李公醉。」張公者，斥易之兄弟也；李公者，言李氏大盛也。

孫佺為幽州都督，五月北征。時軍師李處郁諫：「五月南方火，北方水，火入水必滅。」佺不從，果沒八萬人。昔竇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，時謂：「竇入牛口，豈有還期？」果被秦王所擒。其孫佺之北也，處郁曰：「殮若入咽，百無一全。」山東人調溫飯為殮（音孫。），幽州以北並為燕地，故云。

龍朔年已來，百姓飲酒作令云：「子母相去離，連臺拗倒。」子母者，盞與盤也；連臺者，連盤拗倒盞也。及天后永昌中，羅織事起。有宿衛□餘人於清化坊飲，為此令。此席人進狀告之，□人皆棄市。自後廬陵徙均州，則子母相去離也；連臺拗倒者，則天被廢，諸武遷放之兆。

神武皇帝七月即位，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。自後捉搦僧尼嚴急，令拜父母等，未成者並停革，後出者科決，遷俗者□八九焉。

開元五年春，司天奏：「玄象有眚見，其災甚重。」玄宗震驚，問曰：「何祥？」對曰：「當有名士三□人同日冤死，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。」其年及第李蒙者，貴王家婿。上不言其事，密戒主曰：「每有大游宴，汝愛婿可閉留其家。」主居昭國里，時大合樂，音曲遠暢，曲江漲水，聯舟數艘，進士畢集。蒙聞，乃逾垣奔走，群眾愜望。才登舟，移就水中，畫舸平沉，聲妓、篙工不知紀極，三□進士無一生者。

夏侯處信為荊州長史，有賓過之，處信命僕作食。僕附耳語曰：「洩幾許麵？」信曰：「兩人二升即可矣。」僕入，久不出。賓以事告去。信遽呼僕，僕曰：「已洩訖。」信鳴指曰：「大異事。」良久乃曰：「可總燔作餅，吾公退食之。」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，家人不沾餘瀝。僕云：「醋盡。」信取瓶合於掌上，餘數滴，因以口吸之。凡市易，必經手乃授直。識者鄙之。

廣州錄事參軍柳慶，獨居一室，器用食物並致臥內。奴有私取鹽一撮者，慶鞭之見血。

夏侯彪夏月食飲，生蟲在下，未曾瀝口。嘗送客出門，奴盜食饈肉。彪還覺之，大怒，乃捉蠅與食，令嘔出之。

鄭仁凱為密州刺史，有小奴告以履穿，凱曰：「阿翁為汝經營鞋。」有頃，門夫著鞋者至。凱廳前樹上有鴛窠（鴛，啄木也。），遣門夫上樹取其子。門夫脫鞋而緣之。凱令奴著鞋而去，門夫竟至徒跣。凱有德色。

安南都護鄧祐，韻州人，家巨富，奴婢千人。恒課口腹自供，未曾設客。孫子將一鴨私用，祐以擅破家資，鞭二□。

韋莊頗讀書，數米而炊，秤薪而爨，多少一鬻而覺之。一子八歲而卒，妻斂以時服。莊剝取，以故席裹屍。殯訖，擊其席而歸。其憶念也，嗚咽不自勝，惟慳吝耳。

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，遭綦連輝事，於新開推鞠，免死配流。後訴雪，授睦州遂安縣令。前邑宰皆卒於官，潛欲不赴。其妻曰：「君若合死，新開之難早已無身，今得縣令，豈非命乎？」遂至州。去縣水路數百里上，寢堂兩間有三殯坑，皆埋舊縣令。潛命坊夫填之。有梟鳴於屏風，又鳴於承塵上，並不以為事。每與妻對食，有鼠數□頭，或黃或白，或青或黑，以杖驅之，則抱杖而叫。自餘妖怪，不可具言。至四考滿，一無所失，選授衛令，除衛州司馬。人為郎中，位至中書舍人。

周甘子布，博學有才，年□七為左衛長史，不入五品。登封年病，以驢輿強至岳下，天恩加兩階，合入五品，竟不能起。鄰里親戚來賀，衣冠不得，遂以緋袍覆其上，帖然而終。

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婿中書令崔湜反，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，俱流嶺南。經年，無日不悲號，兩目皆腫，不勝淒楚，遂並逃歸。崇道至都宅藏隱，為男娶崔氏女未成，有內給使來取充貴人，崇道乃賂給使，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。事敗，給使具承，掩崇道，並男三人亦被糾捉，杖各決一百，俱至喪命。

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，失船極多，除名為民，遂遼東效力。遇病臥平壤城下，褰幕看兵士攻城。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，叱之不去，仍惡罵曰：「你欲看，我亦欲看，何預汝事？」不肯去。須臾，城頭放箭，正中心而死。微此兵，仁軌幾為流矢所中。

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。後說為中書令，之選竟不及第。來謁張公，公遺絹一束，以充糧用。之選將歸，至舍，不經一兩日，疾大作，將絹市藥，絹盡疾自損。非但此度，餘處亦然，何薄命之甚也！

杭州刺史裴有敵疾甚，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。榮曰：「使君百無一慮，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。」崔夫人曰：「禳須何物？」榮曰：「使君娶二姬以壓之，出三年則危過矣。」夫人怒曰：「此獠狂語，兒在身無病。」榮退曰：「夫人不信，榮不敢言。使君命合有三婦，若不更娶，於夫人不祥。」夫人曰：「乍可死，此事不相當也。」其年夫人暴亡，敵更娶二姬。榮言信矣。

平王誅逆韋，崔日用將兵杜曲，誅諸韋略盡，繡子中嬰孩亦捏殺之。諸杜濫及者非一。浮休子曰：「此逆韋之罪，疏族何辜！亦如冉閔殺胡，高鼻者橫死；董卓誅閹人，無鬚者枉戮。死生，命也。」

逆章之變，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，至懷州武涉驛，有敕所至處斬之。尋有敕矜放，使人馬上昏睡，遲行一驛，比至，已斬訖。命非天乎，天非命乎！

沈君亮見冥道事。上元年中，吏部員外張仁禕延生問曰：「明公看禕何當遷？」亮曰：「臺郎坐不暖席，何慮不遷。」俄而禕如廁，亮謂諸人曰：「張員外總□餘日活，何暇憂官職乎？」後七日而禕卒。

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，大酺時，司馬楊舜臣謂之曰：「買肉必須含胎，肥脆可食，餘瘦不堪。」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豬羊驢等殺之，其胎仍動，良久乃絕。無何，舜臣一奴無病而死，心上仍暖，七日而蘇。云見一水犢白額，並子隨之，見王訴云：「懷胎五個月，扛殺母子。」須臾又見豬羊驢等皆領子來訴，見劉司士答款，引楊司馬處分如此。居三日而知元卒亡，又五日而舜臣死。

率更令張文成，梟晨鳴於庭樹，其妻以為不祥，連唾之。文成云：「急灑掃，吾當改官。」言未畢，賀客已在門矣。又一說，文成景雲二年為鴻臚寺丞，帽帶及綠袍並被鼠齧。又蜘蛛大如栗，當寢門上懸絲。經數日大赦，加階授五品。男不宰鼠亦齧腰帶欲斷，尋選授博野尉。

隋大業之季，貓鬼事起。家養老貓為厭魅，頗有神靈，遞相誣告，京師及郡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，蜀王秀皆坐之。隋室既亡，其事亦寢矣。

儀鳳年中，有長星半天，出東方，三□餘日乃滅。自是吐蕃叛，匈奴反，徐敬業亂，白鐵餘作逆，博、豫騷動，忠、萬強梁，契丹翻營府，突厥破趙、定，麻仁節、張玄遇、王孝傑等皆沒百萬眾。三□餘年，兵革不息。

謂露之後，有鳥大如鳩，色如烏鵲，飛若風聲，千萬為隊，時人謂之「鵝雀」，亦名突厥雀，若來，突厥必至，後至無差。

天授中，則天好改新字，又多忌諱。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：「國字中『或』，或亂天象，請口中安『武』以鎮之。」則天大喜，下制即依。月餘，有上封者云：「『武』退在口中，與囚字無異，不祥之甚。」則天愕然，遽追制，改令中為「八方」字（編按：即「囿」字）。後孝和即位，果幽則天於上陽宮。

長安二年九月一日，太陽蝕盡，默啜賊到并州。至□五日夜，月蝕盡，賊並退盡。俗諺曰：「棗子塞鼻孔，懸樓閣卻種。」又云：「蟬鳴蛩蟻喚，黍種糕糜斷。」又諺云：「春雨甲子，赤地千里。夏雨甲子，乘船入市。秋雨甲子，禾頭生耳。冬雨甲子，鵲巢下地。」其年大水。

長安四年□月，陰，雨雪，一百餘日不見星。正月，誅張易之、昌宗等，則天廢。

幽州都督孫佺之人賊也，薛訥與之書曰：「季月不可入賊，大凶也。」佺曰：「六月宣王北伐，訥何所知。有敢言兵出不復者斬。」出軍之日，有白虹垂頭於軍門。其夜，大星落於營內，兵將無敢言者。軍行後，幽州界內鴉烏鳴鳶等並失，皆隨軍去。經二旬而軍沒，烏鳶食其肉焉。

延和初七日，太白晝見經天。其月，太上皇遜帝位，此易主之應也。至八月九日，太白仍晝見，改元先天。至二月七日，太上皇廢，誅中書令蕭至忠、侍中岑羲；流崔湜，尋誅之。

開元二年五月二□九日夜，大流星，如甕或如盆大者貫北斗，並西北小者隨之。無數天星盡搖，至曉乃止。七月，襄王崩，諡殤帝。□月，吐蕃入隴右，掠羊馬，殺傷無數。其年六月，大風拔樹發屋，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□七八。長安城初建，隋將作大匠高穎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，至是拔出。終南山竹開花結子，綿亙山谷，大小如麥。其歲大饑，其竹並枯死。嶺南亦然，人取而食之。醴泉雨麵如米顆，人可食之。後漢襄楷云：「國中竹柏枯者，不出三年，主當之。人家竹結實枯死者，家長當之。」終南竹花枯死者，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。

開元五年，洪、潭二州復有火災，晝日人見火精赤燉燉，所詣即火起。東晉時，王弘為吳郡太守，亦有此災。弘撻部人，將為不慎，後坐廳事，見一物赤如信幡，飛向人家舍上，俄而火起。方知變不復由人，遭蕪人家遂免笞罰。

開元八年，契丹叛，關中兵救營府，至澠池缺門，營於穀水側。夜半水漲，漂二萬餘人。惟行綱夜樗蒲不睡，據高獲免。村店並沒盡。上陽宮中水溢，宮人死者□七八。其年，京興道坊一夜陷為池，沒五百家。初，鄧州三鴉口見二小兒以水相潑，須臾有大蛇□圍已上，張口向天。人或有斲射者。俄而雲雨晦冥，雨水漂二百家，小兒及蛇不知所在。

洛陽縣令宋之遜，性好唱歌，出為連州參軍。刺史陳希古者，庸人也，令之遜教婢歌。每日端笏立於庭中，呦呦而唱，其婢隔窗從而和之，聞者無不大笑。